

KANGDINGSHIJI·XINGKANZHI
康定十景·新看之

雅加积雪

■杨燕

对于康定来说,雪是很普通的,雪景也是很常见的。站在康定城地势稍高的地方,往南门方向望去,目光所及最远处是一座雪山,雪峰连绵,终年不化。雪山所在之处,就是雅加埂,现在已经是康定的一个有名景点。这幅雪山美景也是康定十景之一,叫雅加积雪。

冬天,一场大雪将康定全部变成了白色,城里的街道、房屋是白的,城边的山是白的,雅加埂的山更是白茫茫一片,雪把城市和雪山连在了一起,雪停了,太阳出来了,温暖的阳光渐渐把雪融化,经过一场大雪的洗礼,城的色彩更清晰,山也显得更挺拔,在阳光的照耀下,雅加埂雪山更是熠熠生辉。夏天里,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树是雅加埂雪山最好的衬托,如果正当满山杜鹃花盛开的时候,美景里又会增添另外一种对比之美,红的花和白的雪,雪衬得花娇艳,花衬得雪无暇。

以前没有榆磨路,对于康定人来说,雅加埂很远,对于雅加积雪一景大多也只能遥看。出了康定城,从南郊一直往南,路两旁是起伏的山峦,视野里接近天边的地方,还是群山,山顶是皑皑白雪,在一路青山的映衬下,显得耀眼。雅加埂雾多,雪山被雾气笼罩,时隐时现,在朦胧的雾气之中,雅加积雪如仙境,缥缈。

现在看雅加积雪,雪山还是那样巍然屹立,山脚还是那片郁郁葱葱,和以前的雅加积雪相比,画面里多了一座城,富有藏族民族特色的楼房鳞次栉比,这是康定新城。从老城望过去,新城和雅加埂雪山在一幅画面中,新城是雪山的前景,有了这座新建的城,雅加积雪之景在大家的印

JUSHIQUANG
旧时光

老物件

■郑安江

木犁

家里起先是没有犁的,我们在荒坡上垦出几分地以后,每到耕种的时节便要跟邻居家去借犁用;有时赶巧人家也要在那两天耕种,便要再去另寻或者推延自家耕种的时间。随着开出的荒地越来越多,同时也为了自家用起来方便,父亲请来张木匠给我家做一张木犁。

张木匠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,只用两个晚上就把一张木犁做好了。完工那天,父亲打回酒来,母亲炒了好几个菜,来款待张木匠。他们在屋里喝酒时,我们姐弟四人围着那张精致的木犁转个不停。

那张木犁像一条弓起身子的蚯蚓,犁头伏地,犁梢与犁轭、犁底固定在一起,稍稍后斜,犁柄和犁壁固定在犁底的前端。拴上绳子,两个人在前面拉,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和犁梢上的扶手,就可以犁地了。拉犁要的是力气,扶犁靠的是功夫。我和两个弟弟好奇,曾趁大人们在耕种间隙休息时上前一试身手,结果一下就把把缰绳给犁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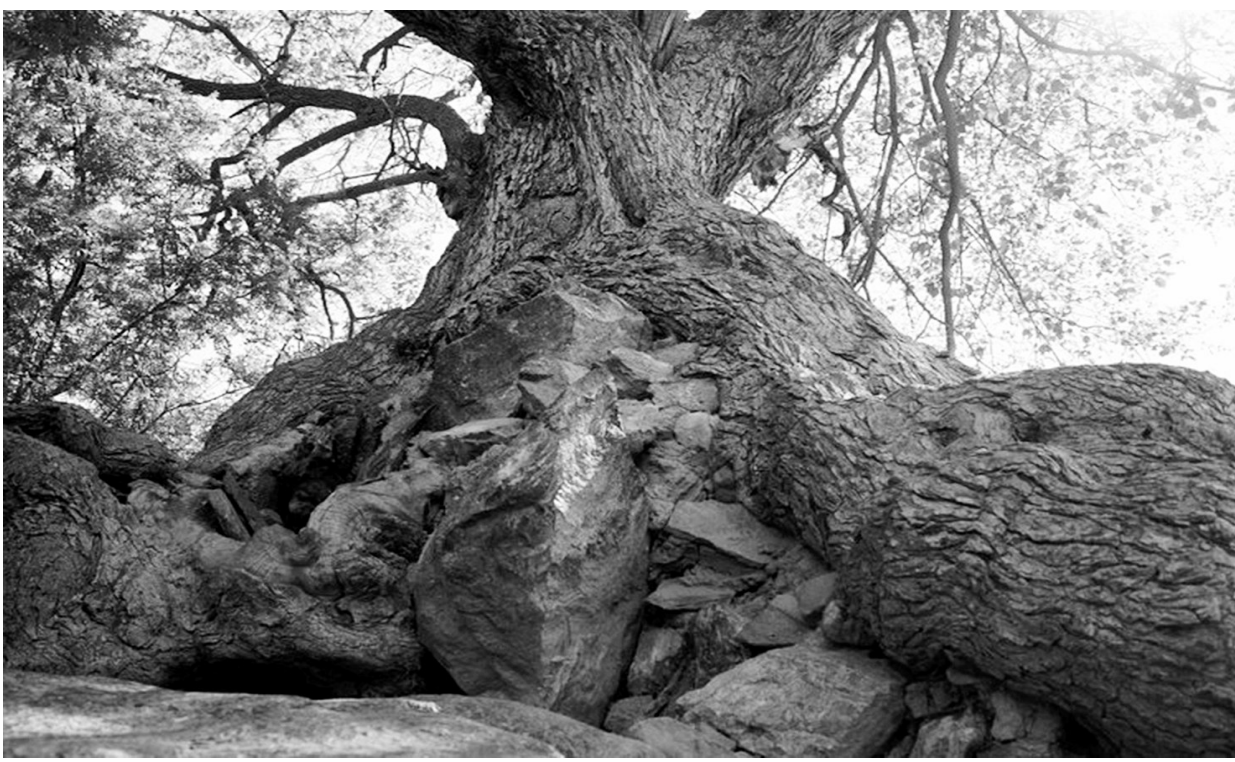
那张木犁在春天用过,余下的时间便用的少了。父亲在仓房的土墙上钉了一个木架子,把那张木犁挂上去,它就成了挂在我的记忆里的一幅朴素的画儿。

鱼鳞坛子

我小时候那会儿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鱼鳞坛子。我家有两个,大小一样,只是颜色不同,深栗色那个用来腌咸菜,土黄色那个用来腌鸡蛋。坛子的身上分布着凸出的花纹,像一片一片鱼鳞,也像一排一排波浪。

吃饭前,母亲通常会从深栗色的坛子里捞出一小块咸菜疙瘩,切成细丝,烧热少许油翻炒几下出锅;偶尔和一撮肉丁炒在一起,味道更佳。当然,咸菜丝儿与葱丝淋上几滴香油拌匀吃,和窝窝头、玉米面稀饭一起吃,很下饭。

另一个坛子里的咸鸡蛋不常吃,父亲那时在窑厂干活,体力消耗大,辛苦,母亲每天会给他饭盒里放一只。有几年,家



古桑抱石

■杨全富 文/图

站在巴塘县城夏邛顶的广场上,目光穿过鳞次栉比的建筑上空,在东南方一角,远远就能看见一棵高大的桑树冲破了城市的围裹,直指苍穹,在微风中摇动着嫩绿的枝叶。一位在广场上摇动转金筒的老人告诉我,在那棵树下,有一块巨石,上面镌刻有许多文字,因为石头与树共生共长在一起,人们取作“古桑抱石”之美名,它也因此成为了闻名巴塘的景点之一。听后,我怦然心动,乘着凉爽的晨风我向着“古桑抱石”景点走去。

在通往“古桑抱石”的路上,长长的街道边,由泥土夯筑的藏房分列两旁,如果不是有一辆汽车从你身边疾驰而过,你完全感受不到自己是行走在街道中,完全颠覆了现代化小城的色调和忙碌。这些藏房,大致为三层,高约十米左右,外墙都用红色作为底色,墙体夯筑得很厚,有的外墙上还隐约可见一根根用来连接墙体的墙筋横亘在墙面上。最高层的楼面边沿采用飞檐形式,一方面增加了美感,另一方面避免雨水冲刷到墙面上。进出房屋的通道为两扇木质大门,门楣上方覆盖着瓦片或石片,所有的窗户亦如此,延伸出来的梁木口都涂成白色,如点点星光,在一片红色中,显得格外的醒目,将高原特有的绛红色衬托渲染,静怡中透出一派肃穆。藏房楼顶悬挂着风马旗,在风中飞舞着,祭烟塔里的青烟在朝阳下袅袅升起,最后集结到一起,笼罩在整个藏寨的上空,这时候,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柏树枝和糌粑混合的香味,无不透出浓浓的藏乡情怀。

站在藏寨中间,远远就可以看见那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拔地而起,覆盖了几百平米的大地,近了近了,眼前的树和石头清晰的出现在面前,在一块高约三米的巨石上,长着一株高达10余米的桑树,树冠掩映着200多平米的地面。在这棵树下,能真切地感受到“厅前多古树,有笋云攫石之势”之意境。桑树的主根深入石缝之

中,而几支碗口粗的侧根则在石面上攀爬,将整块石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,有的侧根直接伸进石块底部的土地里,而有的侧根则钻进狭小的石缝中,由于受到石片的挤压,原本粗壮的树根呈现扁平状,一旦脱离了石缝的夹裹,树根变得遒劲有力,犹如蛟龙出水。这些树根在巨石上盘根交错,组成一个整体,就像一个巨人,盘膝而坐。往上,桑树枝干与树根一样旺盛,黑色的树皮布满了裂纹,仿佛是岁月的皱纹。树干之间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树洞,里面装填着白色的石块,据说,这是信徒们将自己的心愿附注在白石上,希望借助神树之力送达天庭。再往上,可以看见在枝干上的分叉处,猛地一下涌出许许多多鲜活绿的枝叶,透露出绿绿的光芒。越往上,枝杈越密,厚厚的枝叶便叠加在一起,组成绿叶搭建的棚顶。在这高大茂盛的桑树里,虽然没有桑椹可食,然而因为有绿叶树丛的庇护,这里俨然成了鸟雀的天堂,各色鸟雀便栖息在树枝间,发出愉悦的歌声,张开靓丽的羽翅,在树丛里你追我赶,上下飞舞,对不速之客仿佛并不在意,有时候落下来,在地面上啄食祭祀时所洒落的青稞、麦粒等粮食,接着又扑闪着翅膀飞向树梢。

树下,一块长约七米,宽约四米,高约三米的巨石匍匐在地面上,从侧面看,石头就像是横卧在地的蜈蚣,头部向着东南方向,昂首,驮着桑树,努力的想要站起来似地。巨石的右侧,刻满了文字。在树下,偶遇一位前来看的老人,他点燃一束佛香,口中喃喃祷告,最后匍匐在巨石前,虔诚地磕起头来。待老人做完一切仪式后,我上前与老人攀谈起来,老人告诉我,他出生于解放前,一直生活在这里,在他很小的时候,这棵古树就这样矗立在这里。关于这棵古树还有很多传说故事,很久以前,巴塘县城所在地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湖泊,四周环山,草木茂盛,牛羊悠闲的

在湖边散步觅食,水倒影着山,山环绕着水,美丽的湖光山影组成了人间仙境。就在这面湖泊中央,有一个白色的玉石,玉石之上长着一棵五彩的珊瑚树,繁茂的树枝上结满了紫红色的珊瑚。从远处观望,清清的湖水、洁白的玉石、油绿的珊瑚树叶,还有那一颗颗紫红色的珊瑚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,熠熠生辉,瞬间照亮了湖泊周围的群山,也因此惊动了居住在东山的老虎、北山的黑猪、西山的大象和南山的孔雀,它们被亮光所吸引,都想到湖边去看究竟。于是,它们不约而同的来到湖岸边才发现,原来是湖中央的玉石和珊瑚树反射出了光芒,然而四只动物无法估量湖泊的深浅,因此谁也不敢贸然下湖去查看。怎样才能下去探个明白呢?老虎认为湖泊是从东边来的巴久河水积成,因此它决定去堵住东边来的巴久河水,降低水位;黑猪认为是北边来的巴曲河水积成的,因此它决定去堵北边来的巴曲河水;大象和孔雀则认为只有深挖沟,把湖里的水放完才是上策。于是,它们就去挖沟放水。没过几天,大象和孔雀把一池的湖水都放完了,而老虎和黑猪虽然几经努力,却未能堵住东来的巴久河水和北来的巴曲河水,两条汹涌澎湃的河水仍然挡住了它们探宝的去路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那一棵鲜艳夺目的珊瑚树逐渐变成了枝繁叶茂的桑树,一颗颗珊瑚珠变成了香甜可口的桑葚,不过,因为没有了湖水的滋养,后来就再也不结果实了。而那块洁白无瑕的玉石,也因为没有了湖水的滋养,渐渐的变了颜色,最终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。不过,桑树和巨石就这样相依相偎,逐渐形成了现在桑树怀抱巨石的景观,也就是今天眼前的“古桑抱石”了。而东边的老虎、北边的黑猪、西边的大象、南边的孔雀也羽化成了连绵起伏的山脉,它们望眼欲穿的看着眼前的这棵桑树和石头。我抬头看去,四条山脉的

王维的前身

■朱美祿

王维,字摩诘,唐代诗人、画家。苏轼说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可见王维不仅能诗善画,还把诗画两门艺术融会贯通了。

但是王维曾夫子自道:“当代谬词客,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,偶被世人知。”可见王维自认为前生是个画师,今生之所以一不小心成了诗人,乃是误入歧途的缘故。

世人对王维诗歌评价很多,对王维绘画的评价则相对较少。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提到历代能画名人时,王维就赫然在列。对于王维的绘画,张彦远评论道:“工画山水,体涉古今”,“清泉寺壁上画辋川,笔力雄壮”。张彦远曾见过王维绘画真迹,他说:“余曾见破墨山水,笔迹遒爽”。

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一书以“神、妙、能、逸”四品品评绘画,其中“神、妙、能”又分上、中、下三等,王维的绘画被列为妙品

上等。朱景玄对王维评价道:“其画山水、松石,踪似吴生,而风致标格特出”,所画“《辋川图》,山谷盘叠,云水飞动,意出尘外,怪生笔端”。在朱景玄看来,王维师法吴道子,但在风格上又有所创新。假如说张彦远对王维的评价突出了一个“雄”字的话,那么朱景玄对王维的评价就突出了一个“妙”字。当然,这里所谓的“妙”,不仅指风格妙,还包括构思妙、运笔妙等多种内涵。

王维绘画之妙,大家熟知的有“雪里芭蕉”的故事。把夏天的芭蕉和冬天的积雪并置在一起,想落天外,突破了现实的局限,可谓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说:“王维作画雪中芭蕉,诗眼见之,知其神情寄寓于物;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。”对雪里芭蕉认同与否,在惠洪看来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雅与俗的标准。另外,能体现王维绘画之妙的,还有一个“画石飞去”的美丽传说。据元代伊

世珍《琅嬛记》记载:“王维为岐王画一大石,信笔涂抹,自有天然之致。王宝之,时累置间独坐注视,作山中想,悠然有余趣。数年之后,益有精彩。一旦大风雨中,雷电俱作,忽拔石去,屋宇俱坏,不知所。后见空槽,乃知画石飞去矣。宪宗朝,高丽遣使言:‘几年月日,大风雨中,神嵩山上飞一奇石,下有王维字印,知为中国之物,王不敢留,遣使奉献。’上命群臣以手迹较之,无毫发差谬。上始知王维神妙,遍索海内,藏之宫中。地上俱洒鸡狗血厌之,恐飞去也。”这个“画石飞去”的传说,有力凸显了王维绘画的神奇,可以和张僧繇“画龙点睛”的故事并臻至美。

当然,传说再神奇,也需要现实的佐证和支撑。佐证之一,是王维留下了《山水诀》和《山水论》两篇论画文字,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山水画创作的原则。佐证之二,是王维传下了画作。因为世事沧桑,王维传下来的画作只有《伏生授经图》和

《江山雪霁图卷》两幅作品,但是不难从中领略到王维画艺的高妙。《伏生授经图》是人物画,《江山雪霁图卷》是山水画,相比较而言,王维的山水画影响更大,开创了南宗文人画的先河。尽管《江山雪霁图卷》因为存在着一些补笔,有人对作者为王维之说表示疑问,但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经研究认为,“没有补笔修改过的地方应该是王维的真迹”。这幅画对于研究南宗山水画具有重要的价值,董其昌在见到这幅画之后,“凡三薰三沐,乃长跪开卷”,其虔诚恭敬溢于言表。在《画禅室笔记》中,董其昌称赞道:“摩诘所谓云峰石迹,迥出天机,笔意纵横,参乎造化者。”

王维笃信佛教,常“焚香独坐,以禅诵为事”,“前身应画师”之说,一方面和佛教“三生”信仰有关,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王维真正的兴趣所在。明乎此,当我们在研究王维诗歌的时候,也不要忽视了王维作为画家的存在。

诗书画乐可怡情

中《走向西部》获“西部的太阳”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,《我的爱偷走你的情》获全国“吴王杯”诗歌大奖赛二等奖。除了诗歌创作,他的小说亦写得不错,创作发表了《老枪》《战友》《冰雕》《西去牧羊》等多部中长篇小说。

国强的画则继承了古人笔墨与意境,不浮躁,不媚俗,不讨巧。在大量钻研王维、王蒙、黄公望、倪瓒、沈周、董其昌等历代大师笔意画风的基础上,形成了自己细腻纤秀恬淡的笔法。他的画古风深邃,意境清雅,且每画必诗,每诗必书,做到了诗书画的和谐统一。他的书法亦笔力遒劲、古风浓郁。近些年他潜心创作的书画作品《林泉探幽图》《溪山清阁图》《溪桥策杖图》《溪山卧游图》《秋

山坐语图》《山水会儒图》等,诗书画相得益彰,为业内所推崇。国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说,每次提笔,都有一种穿越古今走进画中的感觉。看他的山水画的,确有穿越时空之感,让人的心境瞬间沉静下来。

国强不仅精通诗词书画,而且在音乐创作方面亦成就不凡。据我所知,他目前已创作发表了300多首歌曲,仅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选唱的就有《回家的人》《团圆中国年》《红红的日子》《山河听我说》等,深受广大听众所喜爱。此外他还为《张大千》《大马帮》《平安是福》《背后有人》《随风飞扬》《飞天舞》等多部影视剧创作主题音乐,受到广泛好评。杨洪基、戴玉强、佟铁鑫、孙